

鸭姆河的小店

福建

文学创作丛书

袁和平



样书

5

福建省出版总社图书资料室

85年·福州· 袁和平

鸭姆河的小店

鸭姆河的小店

袁和平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8.888印张 2 插页 140千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370

书号: 10368·139 定价: 16.0元

76.76/15

I247.5
2744

3

目
录

白蝙蝠	• 1 •
小巷轶闻	•123•
鸭姆河的小店	•198•
后 记	•314•



B 430484

白 蝙 蝠

……假如故事的主人翁刘文杰，不拒绝我那次采访的话，我就不必致函其他当事人。四处写信，这当然麻烦。不过，我倒没料到生态界的朋友们异常热情，相互嘱托，频频来函。我做的工作只是将这些来信，按时间顺序，稍加编排、润饰，便是本文了——

关 于 白 蝙 蝠

肖平君：

你好！

大札捧悉。欣闻你拟将刘文杰追寻白蝙蝠一事，撰写成文，教示世人，以使生态平衡的

问题引起社会各界更为广泛的重视。这实在太有必要了！击掌为你鼓劲！

你信中诸如“打搅”“抱歉”之辞，实大可不用。这些年来，我虽说以考古为业，但一直从历史和考古角度力佐刘文杰进行生态科学的研究，也算是半个生态工作者了。此事当义不容辞。一切呼吁重视生态平衡之事，都为我应尽之义务——我怎么能拒绝你的要求？

刘文杰追寻白蝙蝠一事，情况你当然有所风闻。两个月前，“杉溪河水电站生态问题调查组”即将开拔之际，身为该组组长的刘文杰，竟突然告假离队，引起一阵轩然大波。至今余波未消，众说纷纭，贬褒不一。外人不理解刘文杰；他们面对着一个谜一般的人物。刘文杰的内心是一片倾注着对自然之爱的海洋；他的思絮象一根根绷紧的琴弦，任何灵感的火花，都能在这儿唤出排山倒海般的乐章。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刘文杰和我，还有他那位助手毕培基，我们三人沿湖散步，为避开午后酷暑的闷热，这才信步踱进公园展厅。那儿正在举办山水风光的影展。满壁彩色照片，五光十色。我们随意浏览，不料，刘文杰

突然在一张照片前停下，目光炯炯，神情亢奋！

这是一张彩色照片，题名为“湖畔”。作者只取湖之一角，密密的芦苇交织着纵横的荆棘，布满湖岸。湖水盈盈，象一块紫蓝色的绸缎。天晓得摄影家在哪儿发现了这副景致：幽暗的草莽间，一段枯树桩临波照影，枯桩朽剥了树皮，白花花的象一堆骨头。一群白蝙蝠翩然展翅于其侧之上。似鸟非鸟，如片片飘忽的白影，飘旋扶摇，整张照片一时间如梦幻中那个神秘的奇境。

“白蝙蝠！”刘文杰不禁脱口喊道。

是的，这是一种珍奇动物。属武夷山地所特有的一种珍稀物种。它仅见诸于过去留下的几具标本。现在武夷山中究竟还有没有此物，还屡有争议。不想我们竟在此看见了白蝙蝠活脱脱的形象！这就难怪我们出门时，刘文杰兴奋得手舞足蹈，大有飘然欲飞之状了。

刘文杰完全有理由兴奋。要知道，任何动物，飞禽，乃至昆虫，其羽翎毛色的花纹色彩必定要与栖息的环境色彩相协调的，否则难以生存。这是自然选择物种的结果。顺者，生

存繁衍；逆者，消失灭亡。不是吗？虎豹正是借助其皮毛斑斓的条纹和斑点，才得以于林莽中栖身。雉禽翎羽黑黄相间、彩斑点点，其色调如不与草丛相谐调，就很难设想它如何躲开天敌的捕食。生活在北极圈的白熊，洁白的皮毛恰好与冰川雪地相适应，才得以生息繁衍。同样，暮色苍茫之际，低飞觅食的蝙蝠，正由于它黝黑肤色的掩护，才能自由出没于幽暗的草莽林侧。然而，在一个神秘的角落、一个不为我们所知的环境中，竟然有一群与环境不相谐调的白蝙蝠安然飞翔，这当然是个谜了！

不是可以从遗传病理学角度来解释吗？走出展览厅，直到在我书房里坐下，我们激烈争论的还是这个问题。从病理学角度解释，所谓白蝙蝠，那不过是遗传病变的结果，常见的动物白化问题而已。山高林密，环境的隔绝封闭，是其变化的条件，常年近亲繁殖，是其病变的根据。

然而，病理学只能解释白蝙蝠出现的原因，却无法说出白蝙蝠存在的根据。谁都清楚环境选择物种的道理，既然环境要求物种的皮毛羽色，必须与之相适应，那么，白蝙蝠作为

一种异态的变种，势必无法在正常的环境中久存。试想一下，暮色苍茫之际，那种活动于幽暗间的白蝙蝠，不是恰恰暴露了自己吗？不是更容易招致天敌的攻击吗？为什么它并不因此绝迹，几千年来绵绵不绝？由病变而偶尔出现，由环境滋养扶持，久而久之形成新种。是这样吗？

物种的变异固然由遗传决定，但决定其久存的却是环境因素。就植物而言，土壤中超量的某种元素，水质中异于常规的某些矿质夹带，地貌方面异乎寻常的光照条件，温湿变化，都是其脱颖而出、异种崛起代代繁衍的条件。动物方面情况也一样。那么，白蝙蝠究竟栖息于什么样的环境？是这个环境某种尚不为我们所了解的奥秘，使这不合规范的白蝙蝠得以偷生，还是白蝙蝠身上自有某种神奇的魔力，能与来自环境方面的压力抗衡？

这里讲的是动物的白化，刘文杰还有个“黑化”的例子。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有人研究过生活于浓烟翻滚的工业区内的飞蛾，证明其颜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曼彻斯特是英国著名的工业城市，一八四八年该地收藏的蛾类标

本中，黑桦尺蠖的标本仅占百分之一。五十年后，同在这个地区收集的标本中，黑桦尺蠖标本竟占百分之九十九！是烟熏染的结果吗？不，这是复杂的自然选择的结果。通常一群蛾的颜色，总有深有浅，这并不重要。一旦环境发生了变化，这颜色的差别就显得重要了。工业革命之前，为什么黑蛾数量稀少？因为环境未受污染，树杆的颜色较浅，黑蛾一旦栖息于浅色的树杆上，即成为鸟类醒目的啄食目标。工业革命之后，煤烟排放量日益增多，树杆的颜色渐黑，于是浅色的蛾类因此遭至灭顶之灾。这才是黑蛾激增的原因所在。

环境的变化正是遵循这样的联系影响着物种的存亡。

我们从那些违逆于环境要求，却能依然故我生存的物种身上，能不能窥出其与环境变迁抗争生存的信息？这就是刘文杰追寻白蝙蝠的兴趣所在——

“假如说，人类最终真的无法抵御生存环境的恶化，或者说，到那天人们觉悟已晚，行动告迟，怎么办？”刘文杰激动极了，目光炯炯地问我，“我们能不能通过白蝙蝠，寻找出

某些继续生存的根据？”

刘文杰原话如此。这是一个大胆而新奇的想法。比起那些仅仅着眼于水土流失、空气和水质的污染，四处奔走呼吁拯救环境的生态学家，刘文杰目光犀利，高瞻远瞩，显得比别人高出一筹。

我们在我那间小书房里畅谈着，争论着，竟不知窗外乌云何时开始翻腾。暴雨突至，一阵沉闷的雷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刘文杰站起来，抬手看了看表，又侧脸望了望窗外。我不是已经嘱家人备饭了么？他心神不定地朝窗外窥探什么？

“超凡，现在是五点半，”他抱歉地说，“不不，你不用留我，借给我一把伞就行了……”

就这样，刘文杰在毕培基陪同下，怀着急迫的心情拜访那位摄影家去了。是时，电闪雷鸣，暴雨滂沱。我何曾没有劝留他？但这都被他那道笑意盈盈、深沉而坚定的目光碰回了。

暴雨过后，空气湿润、凉爽。九点多钟，他和毕培基回来了。刘文杰浑身湿漉漉的，却满脸笑容。无疑他是满载而归。

“怎么样？”我问，“一切都顺利吗？”

“顺利！”刘文杰欣喜地说，“顺利出乎意料。白蝙蝠整个目击过程，摄影家回忆得相当详尽。要不是眼下被调查组各项杂务纠缠，我是要星夜兼程的！”

那些日子，刘文杰异常兴奋。我们常常聚谈，谈白蝙蝠存在的根据，谈对白蝙蝠研究的一些设想。那时，刘文杰并不急于进山考察。他是个遵守纪律的人，他懂得个人服从组织，懂得这个水电站迅速上马对振兴我省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

假如调查组早一天出发，也许就引不出后来的麻烦。调查组临出发的头天深夜，刘文杰忽然敲起了我的门。开门一看，我大吃一惊。因为刘文杰神情严峻，清瘦的脸上蒙着一层阴影，显得焦虑不安。

“出了什么事？”我忐忑地问。

“你看看这个吧！”他从手里甩出一份《内参》，忧心忡忡地说，“黄冈山自然保护区，开枪伤人！就连与保护区一山之隔的古木岭，盗木者都敢斗胆在那儿修路，我真担心摄影家发现的那群白蝙蝠，也会遭类似摧残！”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呢。这份《内参》我看过，那篇题名《保护区开枪、还是走火？》的文章，写的是黄冈山自然保护区最近与周围社队一次山林纠纷流血冲突的经过。摄影家发现的那群白蝙蝠，虽然也位邻保护区附近，但刘文杰居然为此半夜叩门，是不是有点儿神经过敏了？我不禁笑道：

“既然事不宜迟，那你就星夜兼程好了，还有什么比寻找白蝙蝠更重要的呢？”

刘文杰轻轻地叹了口气，为难地、不乏自嘲意味地笑了。“杉溪河水电站生态问题调查组”明天下午就将启程。这个调查组是刘文杰多次向上级呼吁的结果，而且他身为组长，负责统筹全局工作。事到临头，他怎么好临阵逃脱呢？

假如说刘文杰是鉴于森林破坏日趋严重的局面，断然决定请假离队的话，这引起了一场什么样的风波，你可以从你那位同窗李俊祥处了解到。你也不应光听我一面之辞。至于我们进山考察的情况，刘文杰既然拒绝了你有“树碑立传”之嫌的那番盛情，你为什么不向毕培基了解呢？我即致函小毕。同时，我也呼吁生

态界其他同志给你以支持。

时间关系，余言后叙。有问题请随时联系。

谨祝创作顺利，并颂
大安！

纪超凡顿首

九月十二日

又及：我差点忘了，白蝙蝠目击者是省画报社的摄影记者，他叫林一凡。据说他一度与你同在报社工作，不知你们是否相识？

湖畔传奇

肖平同志：

你好！

摄影记者的特点，你是会理解的。即令即发，常年以驿站客栈为家。由于一个紧急的采访任务，我奉命外出，看来短期内无法返回，谨将你所需材料写出寄上，希谅。

这次省摄影家协会举办的以山水风光为题材的影展，佳作荟萃。我那帧《湖畔》，和同行们的武夷奇峰秀水，太姥云海怪石的佳作相

比。不过小品而已。我从未指望《湖畔》能有什么反响，也绝未料到居然让大名鼎鼎的刘文杰寻上门来。他是根据作品上的署名落款找到我的。

一个多月前，那天傍晚天下着瓢泼大雨。我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的专题新闻，恰好是电视台记者采访“杉溪河水电站生态问题调查组”的实况。刘文杰是节目的中心人物。我虽久仰刘文杰的大名，但还是在荧光屏上认识这位神容清癯、笑容可掬的学者的。

不料，几分钟后，有客来访。打开门，我大吃一惊，这不是刘文杰吗？他好象是从荧光屏上走下来似的，神貌依然，容颜未改。不同的是他由一个青年陪着，手提布伞，浑身湿透。他笑呵呵地朝我伸出了手。

“你是林一凡同志吧？”

“你是……”我指着荧光屏。

他轻轻点点头，然后微笑着说：“我是你倾心的观众。你知道吗？你那幅挂在影展厅里的作品意味着什么？——一个奇迹！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你闯进了一个生态学者梦寐以求的奇境！”

我如坠五里烟云之中。稍后才晓得我无意间拍下的那帧照片上的蝙蝠，是一种奇特的珍贵动物，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正象你要求我不要遗漏下任何一个细节一样，刘文杰叮嘱得更严，时间、地点、参予人员、周围的山川地貌，甚至连同当时的气候、风向，都无一不问及。但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再好的记忆也难免挂一漏万。

这是件意外的事情。一九七二年秋天，我去山区采访，误走进闽赣交接之处，那个偏僻荒凉的深山坳里。

从省城出发，在南平换乘汽车后，我在苦竹岭下了车，搭上建设兵团林业师进山拉木头的卡车。原计划在坪渡下车，地区报道组的两位同志在那儿等我，由他们带我前往采访地点。没想到阴差阳错，兵团林业师那位漫不经心的车队调度员竟把我送上一辆开往枫桐山林场的卡车。就这样，一家伙把我拉到林场岔道口上。我发现错了。跳下车，守在路口，想截一辆返程的汽车回去，谁知一等半天，不见车影。

苍山如海，林海茫茫。倒回头吧？大山深

处没村没店，谁敢轻举妄动！那就向前走吧？天晓得眼前这几条岔道，哪一条通向林场？天下着濛濛细雨，我走投无路。踌躇之际，遇见几位结伙进山的农民。他们肩荷重担，满筐油盐杂物，好象是办货回山的。

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背着枪？人人身携土铳一杆，好象出猎似的。更奇怪的是，他们看到我都大吃一惊，瞠目结舌，纷纷道：

“哎哟哟，这位同志，你一个人站在这里干什么？好大的胆啊！”

“前几天山里跑出只老虎，还伤过人呢！你没见我们都带着枪吗？”

原来如此。我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山里人热情，不由分说地拉起了我，说：“还是先随我们回村吧。到时我们派人送你。”

只能如此了。这时我才知道，前面那个村子叫大埔。那是个非常贫困的村子，杉板楼房低矮破旧，山垅田上的禾秧瘦弱枯黄。进到村里，我简直为村子糟乱的情景震惊了。苍蝇成群，散发着腐臭味的垃圾，随便堆放于门前路旁。鸡和猪毫无顾忌地踱步于窄小的村街上，随意屙屎。村民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一副